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七

兼濟堂詩集八卷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兼濟堂文集

卷十三至卷二十四） 魏裔介撰

一

味外軒詩輯不分卷 余懷撰

四〇九

玉琴齋詞不分卷 余懷撰

四三七

舟車集二十卷舟車後集十卷附集唐一卷 陶季撰

四九一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重修晉州文廟碑記

重修栢鄉縣學宮碑記

重修關帝廟碑記

重修五義廟碑記

三教堂碑記

慶豐廣嗣禪寺碑記

重建薊州古中盤山禪院碑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重修真定龍興寺天寧閣碑記

重修崇福寺碑記

重修龍母廟碑記

重修栢鄉縣城隍廟碑記

重修護國崔府君廟碑記

鶴仙洞碑記

重修栢鄉縣利涉橋碑記

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總兵克東何公去思碑記



南和高邑侯去思碑記

直隸會館碑記

魏氏祠堂碑記

上谷忠烈祠碑記

書馬鞍山碣

募化漢光武廟引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瀛洲亭銘

芙蓉盆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臥遊堂端硯銘

宋廣平碑跋

張曲江本傳跋

張魏公小像卷跋

選詩選跋

智永千文跋

式古堂帖跋

家乘跋

書龔澗松先生傳後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

書流寇始末後

書吟和集後

北武當宮碑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三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嘉乎
男 勑同較
荔彤

重修晉州文廟碑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一

禮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人之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歲之讀法十有四士自幼以至於長無時不在於學故不得輕去其鄉有遊談聚說之患且師氏保氏訓之以三物六行之誠旁及六藝六儀之物而釋菜釋奠於先聖先師則有歌舞升降之容受釐用幣之節而養老祭社以及出兵論獄訊囚獻餼之本無在不寓於其中學之興廢繫於人材之消長風化之盛衰豈不重哉後世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興至武帝而始立國學宋至慶曆始詔州郡立學而州之僻陋者尚不得有學其時之長吏亦皆以簿書期會爲急以擊斷聽治爲長每視建學爲迂濶無用之務其間沿革漫不營其心思感其耳目間有留心治術者不過固城郭浚陂塘通津梁以此博循良之

譽而教養之本原則未一二闕也嗟乎三代以下無
或乎人材之不出風化之難成也今之爲吏者其始
類發軔於學而筮仕之後有方州之任有教化之責
乃學校之廢者不能修而圯者不能舉是無異於倍
師而忘本者矣其何職之能稱云晉州爲鼓子城屬
吾郡東偏學創於明初重飾於嘉靖中歲今計其期
已百有二十年矣遑者渟沱決溢嚙隍踰版學漸以
湮而孔廟遂壞不治州太守崔君始來視事初謁廟
卽惕然曰今人向香林蘭若竭屨捐金之恐後而視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

此煌煌學舍聽其鞠爲茂草伊誰之責因以其身爲
倡興工於壬寅之九月竣工於次年之六月凡九閱
月而落成而晉之人材風俗殆駸駸乎有起色矣崔
君名爾仰字子高山西聞喜縣人起家順治戊戌進
士今擢吏部文選司員外以其勞佐是役者判官劉
元湖吏目郭景昌學正崔登華訓導朱家麟例得書
余與崔君有一日之長比在銓曹復相朝夕其治晉
之政美不勝書余旣樂其有成而尤嘉君之興學返
古此爲政之大者故因學博之請而爲記

重修栢鄉縣學宮碑記

邑侯萊山章公浙之學道君子也旣令栢之次年民
習其教吏懾其威桴鼓不驚賦稅如額治洊上理乃
環顧黌宮泮水而嘆曰是何其偏側而湫隘乎是宜
拓其規模而治其傾廢之亟亟也因以其事爲廣文
先生謀廣文先生欣然以從曰善然其如貲財之無
所取給何時適余請告歸里首捐以爲之倡好義者
趨集不倦逾年而工告竣宮中之池澄如也池外之
墻翼如也墻表之坊儼如也侯偕廣文先生暨諸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子落成亟請余文以爲記余嘉嘆良久爰述侯修之
之指以告邑之博士弟子曰昔古帝王之治天下也
莫不以建學爲首務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泮宮者半
於辟雍之宮今邑壤地雖小泮宮之來久矣拓而修
之豈但踵事增華以爲觀美乎將以國家風厲學宮
之義而成其德業者也將以先王禮樂詩書之意而
淑我髦士也將以胡安定之經義治事朱考亭之居
敬窮理許魯齋之明善習禮而措之於躬行實踐也

雖然吾於斯有所慨矣夫陽宗不曜則燭火爭暉時雨不沛則灌溉尸利聖人之道不明則異端邪說羣起而眩瞀天下之目簣鼓天下之耳蠱惑天下之心自三代以後如老莊楊墨管商申韓荀楊皆足以害道而天竺之害爲尤甚若夫雕鏤詩賦記誦辭章揣摩帖括窮年兀兀接踵比肩從事於利祿之途而不知天命人心仁義之本然者尤近代學人之通弊也嗚呼岐趨者吾無論矣哉我廟貌洋洋宮奔走趨踰伏其几而襲其裳字之曰仲尼之徒果仲尼之徒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

哉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爲民父母者弘甄冶之化非學則何所從事耶今邑侯思敷教於諸生諸生得受教於邑侯闡性命之微言繼見聞知之統緒誠千載一時也執經問難大儒輩出禮樂在躬斐然可觀旦暮俟之若紆青拖紫能爲時文以取科目焜耀一時而不志其遠且大者猶非邑侯今日君子學道愛人之本指也是役經始於丙午之陽月告成於丁未之午月捐助縉紳士民及督工生員耆老

等人書石碑陰以勸來者故爲之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重修關帝廟碑記

建大義於顏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
頌爲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
耳生爲漢臣沒享漢爵何爲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
者從明代之褒封也夫天下嚮往之謂王天下主宰
之謂帝帝君何以得此隆稱哉嗚呼是殆非淺見薄
識之所能測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命魚龍混淆羣
醜賜張卽稍有才識如荀文若張子布輩無不失身
喪節唯帝丹心炳炳百折不回志吞華夏興復炎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其視孫曹直牧豎鼠輩卒也皇穹厭漢天命難移百
衣蔽於江上鼓聲死於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然
則漢之亡不亡於鄧艾繩蜀之日而亡於荊州星殞
之日乎願自有帝君以身任春秋之統君臣大義燦
然復明禱曹操之魂延獻帝之祚一時臣子無不悼
漢而欲食操之肉惜漢而欲飲操之血是漢雖亡卒
未嘗亡也且令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之禋祀鐘鼓
奔走恐後憐焉有斧鉞之恐凜焉若師保之臨雖窮
髮龍燭之國鳥言卉服之鄉無異於神州赤縣由是

觀之帝君之神如白日曜午震雷在天無一息而不

赫赫若揭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百
姓者不過數十年卽服教畏神亦二三十年而止耳
若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爲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
余栢人之有帝君廟尚矣莫攷其所從來明萬曆二
年張玳等修之前進士懷堂趙公爲之記其文瑰瑋
奇崛可與燕京正陽廟焦澹園碑文頡頏今順治庚
寅兵燹之後棟折壁圯岌岌大壞庠生馮學古等糾
合閭邑捐貲修葺貢生白玠請余爲記余惟帝君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行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述之則累紙難盡且
近於複也乃爲闡揚帝君之所以有功於當時及萬
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入廟而祀覽之
有感相與勉爲正人無忘此日修復之義焉

重修五義廟碑記

三國之際若昭烈君臣其心事揭日月其情義重山嶽里巷童豎皆能知之能言之無庸復贅三義廟祀遍天下亦無庸贅茲吾邑東城之阿合諸葛武侯趙順平侯而祀之則天下所少也余從暇日徘徊瞻眺其側曰是可名五義也夫曷言乎五義也昭烈生於涿郡與桓侯爲同里關侯以逆旅遊塞下桃園之義生死以之固矣順平艱難百戰奪取漢中武侯仗義伐賊中原震動出師二表精誠可以上貫白日三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八

而後未有君臣綢繆若是其篤者也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昭烈之君臣有焉後世爲君而遇其臣與爲臣而事其君者盡如當日之推心置腹戮力王家則君臣之義常伸於天下矣廟建於萬曆之二年久圯壞貢生方玉白子爲文以募之庠武學生子直劉子竭力以繕之其事皆可傳余爲文以紀而並易其名卽謂之新建可也

三教堂碑記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教一而已烏有三教者後世之稱也夫既三之矣烏能返之使一蓋自漢以來至於今且二千年矣雖有英君誼辟明理格物之臣終莫能範之使同也其故何哉余謂此起於儒教之不明耳儒之所以爲儒性也性者無欲而主靜知止之學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達天德矣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性命之真實義也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九

儒憤憤乃舍其存心養性者而趨佛氏之明心見性道家之修心鍊性豈存養之外尚有所謂明見之功修鍊之術耶老子之學出於易孔子有猶龍之稱其中微有陰謀然清靜無爲之意不可廢也佛氏號爲西方之聖若夫不耕不織不婚不宦或以爲詬病然覺照慈悲化人之功不可廢也故吾謂老子儒而未醉者佛氏則儒之異端也三而一之聖人之教其大行於世也乎栢之北十里舊有三教堂傾圯久矣鄉人王家友等葺而新之請文於余夫今天下之縫掖

其衣而咿唔其音者其於三教之同異或督督也鄉人爲足以語之然鄉人之爲此舉則發乎善念也發乎善而其後或駁者三教之異也發乎善而其初皆眞者三教之同也余故不欲拂其意而亦不可不直述其理紀之於石以告鄉人之爲學而有志於聖人之道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

慶豐廣嗣禪寺碑文

蓋聞易言積善餘慶書稱作善降祥以見人之感於天者誠然而無妄則天之報於人者昭然而不爽天人相與之際有若枹鼓之必應而券契之必酬善固未有不傳於後嗣者也我

國家忠厚開基仁覆天下以睢麟之德肇瓜瓞之祥凡所以祈天永命莫不根本至善然戡定之烈不殺安民則諸王宣力爲多而和碩安親王其尤著者王以厚德惇行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世祖章皇帝重親賢獨加眷注命掌宗人府印凡

朝廷大政必經參酌而後敷布中外孜孜好善一本天性嘉言懿行難以殫述介嘗於廷議之末窺其氣色雍和言辭簡易處事必求其當於理而出乎已心之所安與九卿臺諫反覆詳論以求合於中道所謂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者乎向因艱於冢嗣虔禱釋迦氏願鼎新蘭若已而果兆世子之祥茲用鳩工庀材翺建一新法像莊嚴金碧煒煌答神貺也談果報者曰王之虔誠自矢如是神之有求必應如是介

獨謂此非但 王一朝矢願之報乃 王孜孜好善之報也在昔漢時諸王如河間獻王之大雅不羣被服造次必如儒者以及東平王之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富而好禮若 和碩安親王者可謂兼之矣至誠感神天休捷應善傳後嗣不信然哉吾因之重有感於天人之際焉 王以疊疊令聞流澤綿遠固已基玉璫之脉於百世若後之子孫慶衍凡入斯寺者瞻禮趨繡莫不推原本始而興其仁民愛物之念於以制節謹度在位不驕輔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主

皇家光贊大業河山帶礪世爲藩屏豈非 王今日篤志爲仁之一念爲之權輿而鴻闢其休緒與是不可以不記

重建薊州古中盤山禪院碑記

天下名山雖以五嶽爲首而京東薊州之盤山其靈奇幽鬱又有出於耳目聞見之外匪人所能測者余嘗按圖索之以爲十洲三島不能過也迨

今上龍飛辛丑之冬余以相視

世祖章皇帝山陵便道至山下憇感化寺至掛甲石邊見浮圖在望澗水潺湲而山下石巖巖若若或尋或丈或方或圓不可以數計余曾有詩曰昔覽諸名勝茲山迥不同巉巖雲逕險蒼蔚鳥巢通萬縷青螺疊千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主

箱碧玉叢米顛竟未到吾意愜相從擬登陟其顛顧以王程期迫遂匆匆而去至今每憶山靈未嘗不自恨緣之淺也閒讀王緄山遊盤山記其品盤山之勝也以粉爲最泉次之峻則言上方舍利幽則言天城論者謂天窮於大漠故收靈鬱秀於此而李元陽遊盤山舞劍臺記云東指遼海在微茫之間南則泰山鄒嶧隱隱如培塿北則太行蜿蜒自雲中而下環拱京畿令人有挾羽翰遊八極之意蓋二子之言已盡山之大槩矣迺余詢諸曾遊山者則云旭日初晴可

望見登州雉堞長城屏列白沙浩浩似銀鈎玉壁鳳臺山馬蘭峪咫尺襟袖間山皆石無寸土谷峪則有紫沙松生石罅隙上偃仰起伏若虬龍鳳鶴莫可名狀果樹尤多摘充口實足以代農山光若燈炬千萬見於歲杪豈非峨眉雁宕之伯仲也哉夫以山之靈奇幽鬱若此宜有賢士君子隱居其中翳翳自得不求聞達於世一出而應徵辟建稷契夔龍之業乃自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後何寥寥乏人也夫山川靈奇幽鬱之氣不鍾於賢人君子則鍾於衲子羽客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

禪教之中其進修銳其志行苦往往有人大博和尚幼而慧悟厭棄塵氛遂皈依蓮邦栖遲淨土乃結制於萬壽寺又結制於放生池既而遊盤山嘆曰此山連峯疊嶂嵌空突兀谷澗委蛇菓樹茂蔚其卓錫之勝地也乎爰趺坐觀空萬念俱息擔土填塹甃石爲路陞座說法言簡意盡和碩諸親王大捐貲財建禪堂方丈環以溪泉植以菓樹每皓月當空春花發萼與諸門人當機指示謂趙州庭前栢子信手拈來此事人人本有何不回光返照而汨汨於故紙乎其

教人身心兼修動靜無別常曰二十年斷慾可得堅固四十年斷慾可得菩提終身無慾可得舍利叅禪傳戒二十載有餘於康熙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冥坐而逝付法弟子三十餘人所著語錄禪關策進煨鐵爲剛之鉗錘也其門人了宗受其衣鉢直証心印重跏而來止於鄆南求文於余以序其事余昔承

世祖

章皇帝命序楞嚴會解文辭鄙儻其於內典多未究今和尚得臨濟之正宗衍曹溪之家法使人不沈沒於聲色利欲豈區區食粟飲水作一自了漢爲煙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霞之瘴無補於世者哉爰爲述其始末鐫之貞珉他日婚嫁既畢終遂尚平之願膏車秣馬登白舫蝦蟇背上其有日乎盤山有靈斯文與清泉白石永矗立於空翠清虛之境也已

銘曰巖岫鱗比雲水逍遙一條拄杖解却馬蹏漚泥揚波餽醴餽糟懸崖撒手過刃吹毛闢揚祖教龍象英豪登盤山塔海濶天高

重修真定龍興寺天寧閣碑記

魏子暇日與客遊於鎮州之龍興寺既而陟乎天寧之閣不覺喟然嘆曰巍乎高哉茲閣之宏偉而壯麗也夫其北則上戴斗柄拱護神京分野鼎峙旁孕崆峒東則目瞰滄海色映扶桑青未了碣石相望西則屏藩代蔚恒嶽盤空飛狐熊耳萬馬奔騰南則黃河浩蕩衍派分支漳衛洛滏襟以帶之登斯閣也收六合於毫芒攬萬類於盈掌念鳥兔之迅飛哀人生如旦暮豈不亦曠士之奇懷也哉客曰閣之所以鼎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太

建者可得聞乎余曰吾嘗考諸碑記乃知五代之季毀銅像爲錢刀藝祖之興相地形而建置赤光輝采擬於阿育之提大木浮波神於巨靈之力觚稜鈎闔俯摘星辰棖楠崢嶸仰干白日此誠天下之絕構歟彼西域有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蘿樹五竹林園吾不得而見之矣今海內所稱黃鶴樓岳陽樓及滕王閣方茲邈如也客曰大士之所以範成者可得聞乎余曰吾聞匠役來自汴宋掘地及於黃泉基以土石挺若不周之柱鎮以金蛇堅如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鯨鰲之背然後蓮花燦其優曇日光彰其妙相七十三尺穹窿四十二臂周圍千眼照徹於十方千手維持於六道雖人力之經營實鬼工所締造彼諸經所載法象之大至於千百由旬然亦得之於傳聞耳孰有若斯之赫奕巍峩比於佛之旃檀有水乳之合也哉雖然萬古一切塵也大千一虛空也四海之外復有四海五嶽之外復有五嶽故虛空不盡則天地亦不可盡天地不可盡則吾心亦不可盡然則茲閣之宏偉壯麗大士之赫奕巍峩自道眼觀之芥子須彌耳何必異而驚且譎哉故曰萬法皆空歸於無相應身如花法身自在凡瞻拜茲閣者慎勿以色與聲音求之也閣建於宋乾德元年後有九間殿建於宋元豐七年日久傾圯康熙七年十月七日

皇上駕幸本寺發帑金令其修葺住持僧海昇又募化於總督白公秉真撫軍甘公文焜河南方伯徐公化成合之檀信布施共得千有餘金工始於康熙九年三月初五日落成於康熙十二年正月上元日海昇字慈雲其誠足以感人而工於書法得懷素智永之

意託陳于泰際來求文以記余素不諳內典姑述其梗槩如此使遊覽者知所考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重修崇福寺碑記

釋氏生於周昭王庚戌之歲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迄於今尸祝而社稷之者奔走無停晷夥矣哉雖然佛道盛孔氏之道衰也今使聖人在上道德明禮樂興五倫正風俗醇則天札疵厲之害消而萬物皆融融焉以遊於和所謂勝殘去殺也必世而仁也以言清淨真清淨矣以言慈悲大慈悲矣奚用披緇薙髮以求出世之說哉故余嘗論釋氏之教有體而無用者也而其體亦釋氏之體孔氏之道體而兼乎用者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而其用則生人之用自世道交喪橫目之民既不達夫孔氏之體而兼乎用者又罔參乎釋氏之體而不合於用者於是輪迴報應三途六道之說膠固於人之肺脾而不可解雖其化導末俗不爲無助而要非天理人心大中正之極也鄙之北有村曰河頭村之北有寺曰崇福相傳創於明昌四年太定初僧了殊修葺維新元末圯廢明景泰間鼎建加擴隆慶四年復修至今日又八十年滄桑異運頽然剝落村人袁公諱汝霖耆年而長者也募諸檀越庀材鳩工煥

然改觀不日落成而求余文以記余嘗考之史傳高
邑與栢鄉皆古鄔地而余又嘗往來涉槐二水之濱
樂其風土之美人情之厚買田於村之西將追柴桑
處士之遺躅而家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
茲寺而談爲善之事五倫風俗漸漬以入將啓其愚
昧而引之歸於大中至正之極是亦納約自牖之義
也可不記乎乃書而載之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十

重修龍母廟碑記

龍之爲德大矣哉天之所以爲功於萬物者雨也而
雨之布實資於龍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大
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以見龍德卽天德也龍
之有母者何龍雖陽德而獨陽不能生故有父則必
有母父主嚴母主慈今人子自有生以後凡乳哺燥
濕饑寒痛癢無不望之母者故天下祝龍多先祝龍
母而以屏翳飛廉諸神配之此民物覲恩望澤之深
情非獨重母也南滑之爲村久矣厥有龍母之廟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一

倚槐水南對堯峰東瞰大陸西揖大行創自明季鄉
人今復新之乃爲春耕秋穫報答天地生成之德而
祝之耳祝龍卽以祝天地也夫朝有善政邑有仁風
年逢大有神人協暢草野之民匍匐祭饗社鼓喧闐
雖爲一鄉之小亦可以見時事之美爲政之效矣是
不可以不記因並爲銘使鄉人歲時祭享歌以侑之
銘曰龍之母萬物土雨滂沱茂黍杜被襍穰治農圃
顛五斛滿篝簞奠椒漿貳歌舞君之恩吏之祐鑄雲
根

重修栢鄉縣城隍廟碑記

受命於人主而爲一邑之宰者邑令也受命於上帝而爲一邑之神者城隍也非令則無以治明非神則無以治幽故凡帝王撫蒞寰宇必封社稷山川五嶽四瀆江海之神而並及於城隍社神加以名號以其關切於民生而爲地方之保障與邑令並重其義甚弘也吾栢鄉之城載於史記漢書其來已久有城池則有城隍之神其久任而責成功耶其數年而一遷轉耶姓名注於天官考察掌於上相耶其事幽深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曠遠不可得而悉矣然總之聰明正直賞善罰惡無邪曲於其間而一秉乎天道之自然與人事之不得不然而已矣蓋惠迪則吉從逆則凶作善降之百祥善自召祥神非有心降之吉也作不善降之百殃不善自召殃神非有心降之凶也或曰人目召之神則何權余竊以爲不然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以治天下故能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陰陽調而風雨時百穀蕃而民氣樂無有天札疵厲之患也惟神亦然禍福雖聽其自

召賞罰則確不可移或報之近或報之遠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甚或朝之所爲而暮報焉呼之所爲而吸報焉非如人世之有竿牘可請託也非有賕賂之可轉動也又非有胥史伍伯之屬可夤緣谄諂顛倒其是非之說也卽以吾栢邑言之無論異代以耳目之所睹記有爲善而不蒙福者乎有爲不善而不蒙禍者乎聲息如聞桴鼓相應使民遷善遠罪而孜孜於孝弟忠信之行者皆神爲之也而或者猶以爲適然之數是亦不知天道人事之符矣本邑城隍主宰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受命於上帝而又受封於前代其久已爲地方之保障矣會年久廟寢傾圯墻楹頽陋值伯兄以山左運使歸里捐金修葺余因助成其事而一時之紳衿黎庶皆量力輸財庀石鳩工擴而新之規模弘敞氣象巍峩遠勝於昔又以土神在路南仿官署之制而移於內之東偏作臺於南爲養神者坎鼓蹲舞地於是邑人咸大忭悅曰是不可以無文以紀之因來告余竊以神之有功德於吾邑者甚大其聰明正直賞善罰惡無負於昊天上帝與

聖天子化成天下之至意故不辭而爲之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重修護國崔府君廟碑記

余聞之左氏云法施於民而勞定國者祀又云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由是觀之古之生而正直沒而神靈者雖不必產於斯宦於斯銘功勒績於斯而閭里遠近相與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不後於畏壘之民亦可見好德之良在人心無遠不屆無微不動也吾鄉之南五里曰路村余家祖居也在古爲聖德村稍迤而西高丘矗立有護國崔府君廟在焉廟建自有宋之年迨今五百餘禩余嘗於重九之日偕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朋昆季盤回薜徑攝衣而上喬木干霄雲霞翳雖天清日霽常有風雨蕭颯聲如置身天半者乃環眺指顧喟然曰南揖堯岫北障龍山泝水大陸終古潺湲斯爲鄙南之勝地乎夫山靈懿蹟因人而彰蘭亭也以右軍顯永中也以子厚顯顧安得擷花吞篆揚挖幽窈爲神明一吐氣耶會歲久廟圯明爽弗妥鄉人魏康等鳩工飭材礲礎陶甃棟樑椽楹不數月而盡復其舊且加煥焉於是百里之外爭來獻祝族弟賁求余文以記余曰爾之祝府君也亦知府君之顛